

黃碧君 譯

柴崎友香

Shibasaki Tomoka



春之庭院



春之庭院

柴崎友香

黃碧君 譯

小說精選  
春之庭院

2015年9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4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封面攝影 米田知子 kimusa26 (2009)  
AN) Tomoko Yoneda, courtesy ShugoArts

封面設計 加藤愛子 (Office Kinton)

著者 柴崎友香  
譯者 黃碧君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21  
台北聯經書房：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198號  
暨門市電話：(04) 22312023  
台中電子信箱 e-mail: linking2@ms42.hinet.net  
郵政劃撥帳戶第 0100559-3 號  
郵撥電話：(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 29178022

叢書主編 林芳瑜  
叢書編輯 林蔚儒  
內文排版 林淑慧  
封面完稿 蔡婕岑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聯經忠孝門市更換。 ISBN 978-957-08-4604-1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HARU NO NIWA by SHIBASAKI Tomoka  
Copyright © 2014 by SHIBASAKI Tomok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2014.

Chinese (in complex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Taiwan reserved by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SHIBASAKI Tomoka,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unbundo Translate Publishing LLC, Tokyo, Jap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春之庭院/柴崎友香著，黃碧君譯，初版，臺北市，  
聯經，2015年9月(民國104年)。160面，14.8×21公分  
(小說精選)  
ISBN 978-957-08-4604-1 (平裝)

861.57

104015295



春之庭院

柴崎友香

黃碧君 譯



推薦序

## 建築是人、時間與記憶的身體

吳明益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今年我到日本進行幾場演講時，其中一場正是和柴崎友香對談。結束後，她送了我一本《大阪建築》和一本《大阪名所圖解》。前者是她和建築師倉方俊輔合作，走逛介紹大阪公共建築、商店街、街巷小店的對談集；後者則是一本美麗非凡、以手繪剖析大阪著名建築的細膩圖書。

在與柴崎小姐談話的過程中，我發現她對台灣的認識多來自台灣電影（她最喜歡的侯孝賢電影是《南國，再見南國》），而電影裡最吸引她的元素正是建築。不必透過翻譯我就能從她的眼神中發現，她和我一樣都是在路上沒辦法「只看路」的人，街道對我們而言像是森林、遊戲場、思維道路，理解他人生活的觀景窗。

我在到日本之前，就已收到《春之庭院》的初譯稿。第一次讀完時，就像秋天時脫

下襪子走進溪裡似地。因為剛踏入水底，感官還沒打開，我一時還不太理解小說家想藉由文字傳達給我什麼。回台北後，讀了第二遍，這次腳感覺到溪底的石頭的形狀了。直到寫這篇文章時，我讀完第三遍，心頭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溫潤感受。那溪水從腳底流進心中，簌簌地發出微細清脆的聲響。

小說從一幢快結束出租的舊公寓寫起，這間被稱為「觀景公寓 佐伯Ⅲ」(View Palace SackⅢ)的房子的兩層樓各有四個房間，房間不是以數字編號，而是以干支命名。從一樓開始分別是亥、戌、酉、申，二樓則是未、午、巳、辰。但令房客難以理解的是，「子、丑、寅、卯」到哪裡去了？

小說的核心人物是一位叫太郎的年輕男性，以及住在「辰」室的西小姐。透過西小姐對旁邊一間曾被前屋主拍成攝影集的洋房的好奇心，漸漸把兩個人與那幢房子住戶的生活遭遇敘述出來，也描寫了彼此間的微妙互動。

為避免影響讀者的閱讀樂趣，我避談情節，而只建議讀者或許在閱讀過程中，可以注意什麼地方。

對許多建築師來說，建造房子是建造一個「生活空間」，但事實上，房子承載的卻是時間。當人住進房子之後，「時間」才開始流動。以干支命名的「佐伯III」，充滿了時間的意味，房客來來去去，終於到了某個終點，房子另做他用了，或許要被拆了，住客紛紛離開。太郎目睹著這一切，看到逐漸空了的房子彷彿他所收藏的、拿來研磨父親骨灰的磨鉢，看似空空的磨鉢，卻盛裝著時間逝去難以挽回的感傷。

其次，柴崎友香在描寫房子時，往往會帶到房子周遭的自然物，比方說那株長了「貓爪癭」的野茉莉，窗邊的泥壺蜂，偶然現身的狸。這些生物的出現，讓房客驚訝於「東京還真是自然豐饒啊」的微妙感動。而這些生物也似乎和房子一起活存著，共同居住在一個更廣的「居所」中。

最重要的，莫過於那本名為《春之庭院》的攝影集了。洋房在某個美麗時刻，某個有住戶的時刻，被人以相機拍攝了下來。屋裡的某些角落，以永恆的方式存在於影像之中。當新住戶搬進來之後，西小姐與太郎也因此「涉入」了房子本身，他們彷彿走入攝影集裡，印證了某個時間點裡，自己與他人人生的樣貌。兩個時間的對話，同時存在於房子這個空間裡。



在與柴崎小姐對談的時候，我曾問她，做為一個年輕作家，為什麼能如此平靜又有自信地使用這樣靜水流深、大器的敘事去表現人生？畢竟許多年輕作家都喜歡炫技。柴崎小姐回答說，其實她自己也並非真的那麼有自信，因為對她來說這樣的寫法只是一種嘗試。

我想起小說裡寫道，西小姐曾經也熱愛過攝影（因此她才會在高中時就注意到這本攝影集），但大學畢業，無法再使用暗房後，幾乎就沒繼續拍照了。「因為她最喜歡在暗房中看到浸泡顯影液的相片紙上出現過往風景的剎那，既然無法再體驗那珍貴的瞬間，照片對自己的意義也就不再如往昔般重要。」

或許柴崎的小說也像是如此。它是漸漸顯影在相片紙上的過往風景的剎那，它是人生珍貴的瞬間，它是全景攝影機從左到右擺動鏡頭時，被人忽視的左右微妙時間差。在柴崎的筆下，建築是人真正的身體，也是時間的身體，最終是記憶的身體。

那消失的子、丑、寅、卯在哪裡？第三次讀完此書時，我闔上書本這樣問自己。

我想起法國哲學家巴金拉（Casson Barthelet）說的：「家屋庇護著日夢，家屋保護做夢者，家屋允許我們安詳入夢。」書中描寫的一些畫面如夢在我面前緩緩流過，彷彿書末一一離去的房客，時間逝返如圓，春去秋來，更替不迭。

# 台灣版序

柴崎友香

觀看移動中的風景是我生活中的一大樂趣。刻意走進狹窄的巷弄裡仰望住家；從電車裡看著窗外流動的各式建築；在船上瞭望、欣賞熟悉的街道的另一種面貌。

每一戶人家、每一個房間的窗戶裡，都有著居住者的生活。這些居民說不定是朋友的朋友，我和他們或許有著相同的嗜好，有一天說不定也能成為朋友，又或者他們有過讓人驚訝的冒險體驗——我總是不自覺地任自己的想像奔騰馳騁。

凝望建築物之際，側耳聆聽當中發生過的種種故事時，我的腦海裡往往浮現自己也預料不到的詞句，甚至深深被吸引。就像挖掘自身的記憶般，訴說著未曾謀面的陌生人的故事；遠隔著時間和距離，卻確實存在的某個人的故事，宛如我所擁有的記憶般滲透到內裡。或許寫小說、讀小說指的就是這麼一回事吧。

我還不曾去過台灣，迄今接觸到的台灣都是透過侯孝賢和楊德昌的電影，或是電視上的旅遊節目。我覺得台灣的風景——尤其是城市的風景——和日本很相似，有時甚至

會產生錯覺，覺得那景象就好像我再熟悉不過的街角。

近幾十年來，傳統的房舍逐漸被水泥叢林取代，高速公路和地鐵四通八達。不過數十年的光陰，舊時所興建的建築如今已然面臨拆毀的命運。街頭的風景可以窺見人們的生活、夢想、欲望、挫折及堅韌，甚至如實反映出其間的歷史及文化的更迭。

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裡，稍微遠離混雜的市中心，就有豐饒的樹木和山林，甚至是波光粼粼的海洋。發現簇新的大型建築毗鄰著往昔留下的痕跡，肯定也是一樣的道理。在凝視著相似之處的同時，相異之處也會伴隨出現。每片土地都有其歷史，也有屬於它的生動鮮明的生活。當地特有的記憶和故事深深令我著迷。

《春之庭院》是這部小說的書名，也是小說裡出現的攝影集名稱，不久前我發現了一段描繪「庭院」的字句，讓我印象特別深刻。那就是電影《星艦迷航記》(Star Trek) 系列裡以史巴克 (Spock) 一角聞名的李奧納德·尼莫伊 (Leonard Nimoy) 在推特 (Twitter) 上留下的遺言：「人生就像庭院。曾擁有完美的片刻，卻無法保存，只能將它存於記憶中。」(A life is like a garden. Perfect moments can be had, but not preserved, except in memory.) 不特定的瞬間、無法掌握的時間，想辦法把它書寫下來，對我而言就是小說吧。

幾年前我在看台灣電影時，曾因為主角背後只出現幾秒的路人和自己（應該說是國中時的自己）很像而感到詫異。或許另一個我正在那裡生活著。生活在那個城市的我，會發展出什麼樣的情節呢？我不由自主地想像，也非常期待九月即將首度造訪台灣。

這部小說能在人來人往的街頭、在綠葉繁茂之地，讓擁有各式各樣人生故事的台灣讀者讀到，我由衷地感到幸運。



二樓的陽台有位女性探出頭來，雙手放在欄杆上，伸長了脖子，直盯著前方。

正打算關窗的太郎停下了手邊的動作，好奇地看著這一幕。女人一動也不動。她戴著黑框眼鏡，因為光線的反射，看不出來她的視線究竟落在何處，但她的臉確實朝著陽台的正前方，也就是混凝土磚牆前的房東家。

由上往下看，太郎住的公寓呈「U」形，他的套房剛好位在一樓凸出來的部分。正當太郎想把面向中庭的小窗關上時，二樓最邊間——也就是離他的套房最遠的房間陽台上，女人的身影映入了眼簾。雖然

叫做中庭，說穿了不過是約三公尺寬、荒廢閒置的空地，混凝土縫隙雜草叢生，也禁止閒雜人等進入。到了春天，區隔公寓和房東家的混凝土磚牆上，地錦急遽蔓生，磚牆另一端的楓樹和梅樹則乏人照料修剪，枝桠延伸過牆，恣意生長。樹的後方，有一棟相當老舊的兩層樓木造房屋，一如往常，杳無人煙。

將視線移回女人身上。她依然佇立在原地不動。因為磚牆遮蔽，從太郎位在一樓的套房望去，只得到屋頂，要是在二樓，肯定就能清楚看見房東家的一樓和庭院，但太郎並不覺得那裡會有什麼奇特的景致。房東家有著漆成紅色的金屬屋頂板和深褐色的壁板，歲月的痕跡歷歷在目。原本獨居的房東老太太搬到老人看護中心已經過了一年，以前她經常打掃住家的前庭，當時身體似乎還很硬朗，但其實已經八十六歲高齡。這些都是從房仲那邊聽來的。

視線隨著屋頂邊緣投射出去，可以看見天空和白雲。清晨晴朗無雲的藍天，此刻飄出了幾朵雲。純白的雲團。明明正值五月，看來卻

宛如盛夏的雲朵。太郎望著藍天中飛竄出的層層雲朵想著，這樣的雲據說位於幾千公尺的高空。和天空的深藍色形成強烈對比，讓眼睛深處感到微微的刺痛。

望著天上的雲，太郎想像著自己乘坐在雲朵上。他向來如此。假想自己走了好長好長一段距離才終於抵達雲端，手撐著雲朵鳥瞰下方的街景。儘管相隔數千公尺，一條條蜿蜒交錯的小路和一間間毗鄰貼合的屋頂卻看得一清二楚。汽車像極小的蟲子般在路上滑行；小型飛機從街道和自己之間倏地劃過。那畫面就像動畫裡的鏡頭。覆蓋著玻璃的駕駛艙內空無一人。靜謐無聲。不光是飛機毫無聲響，四周也一片靜寂，無聲無息。太郎緩緩起身，一頭撞上天空的天花板。四下無人。

這一連串光景，是太郎自年幼時腦海裡經常浮現的畫面。探向二樓邊角的陽台，瞥見剛才沒見到的白色四方形物體，回過神，才發現原來是女人攔在欄杆上的圖畫紙，不，是素描本。她正在畫樹木嗎？



陽台面向南邊，屋簷又淺，現在是下午兩點，陽光肯定很刺眼。

女人有時會把身子往外伸，這時便可以看到她的臉。戴著黑框眼鏡，留著半長不短、勉強可算是妹妹頭的短髮。她是二月剛搬來的房客，太郎在公寓前見過好幾次，猜想對方大概三十出頭，和自己年紀相仿或是年輕一點。個子嬌小，總是穿著T恤或棉質運動服，打扮得很隨性。她把脖子伸得老長，幾乎越過素描本，歪著頭朝向這邊。太郎此時才終於發現，女人凝視的並非正前方的房東家，而是太郎套房的方向、房東隔壁的住家——那棟藍色的房子。

鳥兒在枝頭上發出高亢的鳴嘯聲，枝葉驟然響起沙沙的摩娑聲。下一瞬間，太郎和女人的目光剛好對上。在太郎把眼神移開之前，女人已經迅速收起素描本，唰地一聲拉上陽台的落地窗，消失在他的視線中。